

我随军事医疗小组在喀什扶贫期间,遇到了一个特殊的病号。病人名叫玉素甫·卡迪尔·伊斯兰木,是喀什地区莎车县荒地镇古再勒巴格村村民。

伊斯兰木来到医院时,他的妻子在麦地里忙着农活,陪他来看病的,是一个黑黑壮壮的中年男子。中年男子一头西一头东地忙着为伊斯兰木办理各种手续,又找到了喀什地区医院骨科的卡德尔主任。听说这里还有前来援助的解放军医疗小组,这个黑壮的男人恳切地表示,希望我们医疗队的骨科专家能和卡德尔主任一起为伊斯兰木做手术。检查病情时,我在一旁不经意间地问了伊斯兰木一句,“这人是谁啊?”伊斯兰木瞪大了眼睛说:“赵主任啊!咱古再勒巴格村的赵主任!”我心里嘀咕着,伊斯兰木有福气呢,一个村主任为了治他的腿忙成这样。说实话,对这样领导打招呼的“非常规”病号,我是带着点天生的距离感或者说是漠然态度的。

40来岁的伊斯兰木病根是在腿上,他已经瘫痪在床快10年了。1993年秋季,年仅18岁的伊斯兰木和父亲赶着驴车去庄稼地里干活,因为路不好,驴车翻在路边沟里,坐在车上的伊斯兰木跌落进沟渠土坡上,双腿膝盖被倒扣过来的板车车帮砸了个正着。父亲抱着伊斯兰木流血的双腿回了家,本想去叫医生,但被伊斯兰木坚决拒绝了。父亲也是病人,患了肝癌,伊斯兰木觉得父亲更需要用钱。

父亲还是背地里悄悄地喊来医生给他瞧伤。医生诊断说是骨头伤的厉害,已经断开,虽然躺床上能养,但恢复行走的可能性极小,并且会有后遗症。伊斯兰木问:“啥样的后遗症?”医生说:“膝盖关节慢慢变废,最后瘫痪或者截肢。”伊斯兰木不相信医生提到的后遗症,固执地说:“我这腿不用治疗,养一下就能好。”

真如伊斯兰木说的那样,他在床上躺了半年后,竟然下地行走干起农活了。两年后,健硕的伊斯兰木结婚了,新娘阿提古丽·穆萨就是惊叹着伊斯兰木自己康复的奇迹嫁过去的。

一转眼20多年过去了,外人看起来,伊斯兰木的双腿度过一段神奇时光,毫无障碍。但每当晚上睡觉时脱掉衣服,伊斯兰木便禁不住忧心忡忡,随着时光流逝,他那双腿的骨节逐渐弯曲变形,腿部肌肉也慢慢萎缩。过去的20年,家里所有积蓄都花光了,也没能留住父亲的生命,而伊斯兰木的双腿,也早错过了最佳治疗期。如今,伊斯兰木有3个孩子,老大在上中专,老二初中,老三只有10岁。我很诧异的是,伊斯兰木说自己家里已经没有了一分田,一家人全靠老婆一个人外出打工挣钱养家。

在我看来,新疆地广物博,哪里还会缺耕地?但站在一旁的古再勒巴格村主任告诉我,新疆地质特别,虽有广袤大地,但不可随便开田,最根本的原因就是,缺乏水源。我问,难道没有地下水吗?赵主任说:“有,但不能随便开采。因为地下都是沙土地层,一旦开采,整个地下水水位便会很快下降,对整个生态破坏厉害。为了长远地保持新疆生态平衡,政府对水资源开发做

古再勒巴格村猜想

□王 昆

了严格限制。”

听他给我解释得头头是道,我倒对这个黑黑壮壮的古再勒巴格村主任有了几分好感。但是,我又担忧着,古再勒巴格村地处4个城市的边界,是一个典型的“4界村”,贫困发生率高达50.89%。在这样一个深度贫困的村落里,没有一分地的伊斯兰木,要维持一大家子的生活费用都不容易,又如何负担这次昂贵的腿伤医疗费呢?就我的经验判断,如果按照预定方案治疗伊斯兰木的腿伤,那是需要好几万块钱的。

手术做得非常成功,两条腿中先取右腿植入钢钉,待稳固恢复之后,将坏死部分切除再装上假肢,按照计划,一切顺利的话,一年之后,伊斯兰木将重新下地行走。手术结束后,这个不善言谈的汉子低着头不停地道:“等我可以下地行走,就去和老婆一起下地干活。”

伊斯兰木最大的幸福就是和老婆一起下地干活。这个维吾尔汉子朴实的幸福观感染了我。当然,伊斯兰木的妻子更称得上是伟大的女性,一副柔弱的肩竟挑起如此重担。于是,做完手术之后,我决定去会见伊斯兰木的老婆穆萨。

村主任陪着我往依斯拉木家门口等了半天,我们才见到了这个吃苦耐劳的女主人。我们站在路边,穆萨骑着电动车缓缓停在我们身边,她下了车,看到赵主任站在那里,冲着我们憨厚一笑。仅此一面,这个满身碎草和泥土的女人便使我对这个民族女性留下了深刻印象:勤劳吃苦、忍耐能干。

在赵主任的介绍下,我问了她一些家庭事务。在谈到丈夫的瘫痪时,她有点眼眉湿润,用粗砂一样的手指抹了一下眼角。穆萨说以前的日子真不敢想象,没日没夜地出去做帮工,仅能维持糊口,即便为了糊口,她每天也要加班加点地干活。在新疆,虽然要到10点钟人们才开始工作,但在7点多天就亮了。为了尽可能多地挣到钱,她每天都在天亮之前赶到农田里,而到了晚上九点钟才会赶回来,中午只能啃几口馍,喝点水。她说自己也累,累得一个人默默流泪,但是眼泪流完了,也就那样了,还能怎么样呢?家里是瘫痪的丈夫,还有3个孩子。穆萨说,因为家里实在太穷,之前她曾打算让三个孩子辍学。但工作组来了之后,她很快不这么想了,她必须要让孩子们接受教育,要知道

外面的世界,有知识了好出去闯荡。她说,现在一切都好了,先是有政府安置房补贴盖了新房子,后来工作组又几次走访帮她老公治疗腿伤,这在以前都是不敢想象的,以为丈夫这辈子都要瘫在床上度过了。

我越听越纳闷了,问:“什么工作组?”她腼腆地笑着,赵主任也开心地朝我笑起来。一旁陪同前来的乡镇干部小李才解释说,工作组是指自治区发改委评审中心驻古再勒巴格村工作组,组长就是这位赵杰元赵主任。这时候我才恍然大悟。原来这位赵主任并不是村主任,嗨,难怪!

小李说,像伊斯兰木这样“因病致贫、因病返贫”的家庭还有几户,他们都是工作组的重点脱贫对象。为了让他们彻底脱贫不反弹,赵主任带领驻村工作组积极协调,为这些重大病患家庭设立互助基金,像伊斯兰木这次花费的几万元治疗费,都将从互助基金里全额报销,同期得到此类待遇的还有刚刚截肢的村民吾尔妮萨·阿不来提。

对于穆萨提到的到安置房补贴,赵主任很有感慨,10年前,这里的不少人家还住着泥土木板房,村民在宅基地上挖土坑埋木板,里外糊一层泥草,再加个顶盖就算房子了,家里除了睡觉的垫子几乎没有任何家具。近几年,中央和自治区加大了对南疆地区的精准扶贫力度,由国家财政拨款为贫困群众建造新型安居房。

这会不会助长慵懒之风呢?看我提出这个疑问,赵主任大笑起来:“这个绝对不会,我们不仅在扶贫,还在扶智、扶志。”在古再勒巴格村、在喀什、在整个南疆,为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,政府为所有农村孩子提供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免费教育,让他们除了寺庙,还能看到更大的世界。伊斯兰木的二女儿阿孜古很爱跳舞,工作组正想着联系喀什的艺术学校,准备把她培养成走向世界的舞蹈家呢。

离开古再勒巴格村的时候,我就要走到村口了,远远地听到有人喊我们,回头一看是穆萨远远地追了过来,她粗糙的一双手掌里,捧着20多个刚刚从树上打下来的杏子。穆萨不太会说客套话,局促地站在我跟前,把杏子捧到我面前。赵主任赶紧替我接下来,说:“穆萨这是感谢你呢,你们救了她丈夫的腿。”这么一说,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了。赵主任转过头,对着身后的司机小赵说:“你快去我宿舍里拎一箱牛奶给她,咱不能让老百姓吃亏。”

回到县城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,我久久不能平静自己的内心。古再勒巴格村,这个美丽而苍凉的地方,有伊斯兰木这样的汉子,有穆萨这样的女性,有朗朗书声的学堂。古再勒巴格村的前世我不需要知道,但她的未来我足以猜想。

(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九届高研班学员)



清程正揆有云:佳山好水,曾经寓目者,置于胸臆,五年十年,千里万里,偶一触动,状态幻出,妙在若忘若忆,若合若离。

对于黄山,何尝不是如此。与徐霞客“蹇者凿之,陡者级之,断者架木通之,愚者植梯接之”艰难攀登不同,现可直接坐上缆车,穿越1000多米的高峰峭壁;即使雪皑封道,也无须再像他独创出的步行法“持杖凿冰,得一孔置前趾,再凿一孔,以移后趾”了,无数能工巧匠与无名英雄早已将登山步道铺展得拥有王者气度。

其实,那天至山脚时,已看到一团团浓云遥挂山端,过一会,便下起了淅沥的雨,既来之则安之,进店买了一整套的装备:雨衣、雨裤、雨鞋,穿戴好后我背上双肩包,独自坐上缆车,听玻璃窗外雨声啪啪直响,看着一架架缆车空悬、摇晃着穿越险境,不知越过几层云,盘过几道岭,风疾疾、雨滔滔、雾靡靡,我萧萧索索地扣紧雨衣帽子,不知东南西北循山而行。

越往景深处走,正应了韦应物诗中所写:“浩溶合元天,溶溶迷朗日”,及“霏微误嘘吸,肤腠生寒栗”,心中的茫然不断加深,我这是来探寻黄山,窥窥它积聚亿万年的力量来为渺小脆弱的自己打气的吗?拐弯处见有一导游带着几个游客,解说着黄山接近海洋性气候,一年中年平均降雨日数达183天,云雾天特别多。我默默地跟在他们身后,他们大多与我一样穿戴雨装,应都是初次上黄山,料不到仰慕已久的黄山,竟是空茫一片,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些茫然无措。

雨依旧密集,随着风势有时如巨锤砸在脸面,硬硬生疼。顾不上抹去那些雨,我定了定心,开始观察迷雾中的世界。眼线处,削壁千仞,万壑错杂,模糊糊糊,终不知它的深浅、嶙峋,亦不知它的色泽、光明,一切遁形入无穷。观景台,背后衬着巨大的灰幕,人们只能对着想象的山体依旧倔强留影。我睁大眼睛,想看清大地演变的裂痕,以及那些破石而生、抱崖而立,或覆盖于岩首的青松。隐隐约约,它们或曲或挺,或纵或横,凌空不屈的枝条大都向左右平伸,这是它们终年不改的姿势吗?犹如人伸开手臂在支撑平衡,而那些奇特的长在悬崖边的松树,更是以挥舞的单臂,扎根丘壑中,枝条全部向空中生长。这是面对不利条件时怎样智慧的取舍,此时,在白浪雾涌中,它们更多了一份沉郁与坚毅,我向它们投下敬佩的一瞥。

行行走走,时常在云雾中只能听见别人的说话声、脚步声和喘气声,当雨泼洒得更欢,伞也飞舞,雨衣帽数度掀飞,相机的雾气与泼下的雨早已将人影一个个罩如飞雾,崔颢“山头野火寒多烧,雨里孤峰湿作烟”的诗句便涌上心头。当我看到“始信峰”这三个大字时,才明白自己到了黄山三十六小峰中被誉为“独秀”的山峰,它凸起于绝壁之上,据闻这里巧石争妍、奇松林立、三面凌空、悬崖千丈,海拔达1683米。相传,明代黄习远游至此峰,如入画境,似幻而真,方信黄山风景奇绝,并题名“始信”。袁枚在《游黄山》中曾写道:“峰有三,远望两峰尖峙,逼视之,尚有一峰隐身落后……下临无底之溪”。他远眺流连,“立其巖,垂趾二分在外”,旁人惧怕挽住他,他还笑曰:“坠亦无妨。瀑无底,则人坠当亦无底,飘飘然知泊何所?纵有底,亦须许久方到,尽可须臾求活”。何等的胸襟与坦荡。

听说天气好时,登上峰顶,可尽览四周风光,而如今,迷雾遮住了一切,我登临石阶上台,风雨更烈直往脸扑,游客他们匆匆留个影就下去了,独我一入,孤独地站在巨峰边,对着前方偌大的天幕,喃喃而语,想起世事,泪雨纷飞……不知过了多久,头发与鞋子早已湿淋冰寒,我便转身而折回。

有人曾经说过,黄山不宜晴,晴了则一览无余,失去了神秘感。我则要说,黄山不宜靡雾,浓了则丝丝扰扰,失去了明媚的光彩,让人忧伤。但一路幸亏有黄山松!有谚云:“不到始信峰,不见黄山松”!光听名字就独具神气:竖琴松、探海松、聚音松、接引松、黑虎松、龙爪松……这些密集参天的大松树沿坡丛生、苍劲多姿、姿态万状,它们最有特点的是斑驳刚劲的躯干,无论远眺还是近观,你不得不佩服它们如强者,在气候多变的黄山承受着风雨侵袭、雪压霜逼,一年年、一日日,春夏秋冬,而后有了鼎立天地间独自的秉性与身姿。有的枝干,或遒劲,拧成天然的雕塑;或蜿蜒,划出几道曲线;或直驱,犹如电线杆的硬度;它们交杂着,在一棵树上会结有各种姿态。此时在雨幕中,它们更似历经磨砺的哲人,似乎仅有黑漆的肤色,走近看,叶子才泛出绿色本源。特别松针上那些晶莹闪烁的水珠,挂在针尖,眨巴眼睛,似繁星、似绒球,雨滴铺展开来,像梨花一般洁白。而那些并排的青松显得特别帅气,可以想象天气好时,它们招摇着如伞盖般的枝条,互相媲美,阳光在它们的周身洒下亮彩,斑驳树身也绽放笑颜。我仿佛看到太阳从密集的枝叶间缝漏下一道道光芒,而它们起劲地哼着歌,枝叶平展的样子像手挽手的兄弟姐妹们。此时浓雾中,我见到了连理松,如一对不离不弃的恋人,风雨中同舟,暴雪中相依……它们在黄山上已经矗立了千年,依旧保持高贵的品性,我庄重地在石桥边请路人帮我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影迹。

黄山不止仅仅是硬朗的,那些松鼠们在潮湿的雾气中调皮的身影,给萧索的景致也增添一些趣味,它们并不畏惧苔藓细滑,或在泥泞中寻食;或攀爬树干上幽趣,嘴里还衔着树叶,眼睛像搜寻大自然的秘密,那冗长的尾巴,机敏得随时可以探见风险,灵巧的耳朵贴隐头上,极其惹人喜爱。偶尔还会看到树丛中一两只我叫不出名的鸟,灰褐毛翅,有着黑色脸颊,黄色尖嘴,它的长爪立在石砾中,忧郁地想着什么,但一会又飞上枝头,来了同伴时,它们又相互跳跃着、叽叫着,羽毛特别漂亮,坚挺硕长如扇子。

拾级着起落的心,我决定下山了,遇到几位挥汗如雨的挑山工,一条细长的扁担两边挑着服务游客的生活用品,有的边走边用肩毛巾擦汗,有的停靠在一块石头上,低着头眯着眼睛养神,脚上的解放鞋渍渍斑斑。我还见到一位40开外的挑山工,他已登越了数千级阶梯,累得走不动了,只见他肩上另有一根木棍,他用木棍找寻扁担三分之一的位置,利用上下错落阶梯靠棍子顶住保持两边担子的平衡,而后他紧抓住下方的四方箱,借此暂歇两三分钟,而后又继续前行……看着他的背影,他筋骨坚劲的脚蹠,我不禁陷入深思:近万级的台阶,他们每天来来回回,靠的是怎样的毅力与体力?他们多像那些岩壁细小间缝中生长的青松,随风播撒下树的种子,哪怕石崖只有一丝丝可以驻扎的缝隙,它们都能克服条件的恶劣,生根繁茂,不屈地依附于崖壁,而后有了自己的方向。山有了草木,犹如人有了品德的衣裳,自然、率性、谦和、包容。山有了勤劳的人们,就有了无穷无尽的安全与守护。大山真像母亲,迎接着这些顽强的孩子……

雨渐渐小了,到了山脚,回首仰望,天空已经放晴,绵延俊秀的山体现出原来的模样,山顶几丝柔云缠绕,一切犹如梦中。

(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福建作家班学员)

黄山迷雾

□简梅



我的挚爱

□梦野

我有一个情人,给了我甜美和力量。我一直藏在心底,不愿说出她的芳名。

我和她相识,在念高一时,那个年代就算“早恋”。因为她,我上课分心,总是感受着她的心跳,下课总想偷偷地写出我的心迹。晚自习后,她的妙音穿越老城的厚壁,弄得我神思恍惚。高中阶段,我没有修成“正果”,但看到情人的成长。她没给我任何称之为物质的东西,可给了我名分,让我俩“凝聚”在一起。视野翻过围墙,师生没有抨击我,相反,艳羡地说我俩才是“郎才女貌”。

我的情人确实有着不俗的体态。她遵从自然,从不涂脂抹粉,从不奇装异服,步子迈得老实,但有着创新的表征。我俩俩笑着迈入师范的门槛。课业没有

负担,浪漫自然就多了。她对我产生更多的迷恋,我俩白天逃课,晚上在烛光下幽会。有时我们竟夜不归宿,顶着寒冷,感受闭目相拥时的奇异光明。

一条黄土路,把我送到沙尘遮眼的乡村。我的情人跑了,我独饮着分配的苦酒,心情坠落到谷底。经秋历冬,从出逃的夜色中,在大地裂出的伤口上,我的情人精灵般来了。她仿佛背着火炉,热烈地搂着我,一声不吭。我看出她的难过和不舍,远处飘来孟庭苇的歌声:“谁的眼泪在飞,是不是流星的眼泪,变成了世界上每一颗不快乐的星……”她很深情,共苦的精神,给了我安慰,让我再次奋起,在人生的海洋中,感受风浪的美意。我们是一对“准情人”,全村人感到异常惊讶,见到总想多看两眼,看我这个身体是否有特殊“构

成”。小城远远地翘起耳朵,领导也知道了,下乡调研时在政府约见我,共进午餐,还格外赏识我俩。

感谢我的情人。我没花一分钱,没给她送玫瑰、香水、首饰、衣物……她还是那么重情。那义气产生的效力,促我跃入小城。音乐不绝于耳:“悲伤的眼泪是流星,快乐的眼泪是恒星……”从楼群的小缝中,在条条生硬的水泥街上,我体味出她柔软的情怀,重要的还有一颗坚贞的心,让我在喧嚣的春夜里沉醉。

我的情人变得更加浪漫了。这么多年,她邀我逛过各地的奇山秀水。我尤其感念的是,我俩在京城夜里,激情之花处处,从知春里到朱辛庄,从团结湖到八里庄……爱情的烛火愈燃愈烈,愈来愈弥漫开来。冬天似乎走失了,是因为情人烘烤出我俩的热度。

我的情人心怀祖国,装满良知。在弱势群体的队列里,她不会雕塑,但懂得艺术,是我生命里一种耀眼的刻痕。

我的身形看上去并不庞大,我的情人总是护佑我。不论时光怎样流转,不论我身处何方,她总是陪在我的身旁。歌声从心底响起:“从来就没冷过,因为有你在身后,你总是轻声地说黑夜有我……”多少年了,我没看见情人的手,但我感知她的存在,她全身心推我前进。

我有一个情人,给了属于我的天地和美意。我一直藏在心底,太感激她了,今天我要说出她的芳名。

我要说出她的芳名,是我挚爱的,我永生挚爱的——文学!

(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高研班学员)